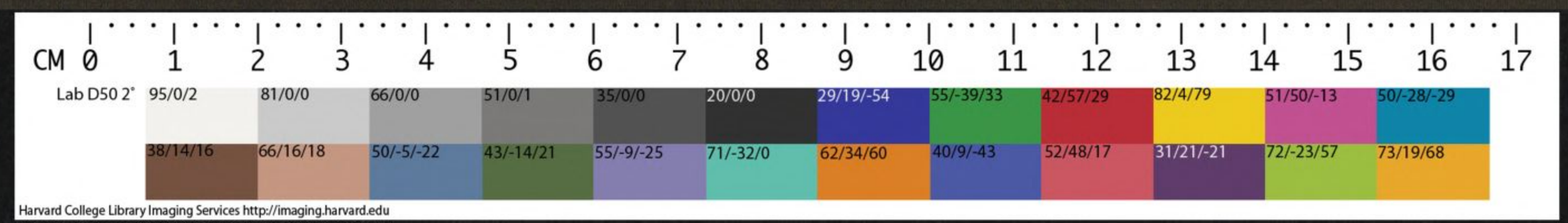
T22/7014B
24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十四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補　庠生沈國元校正

甲戌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益導武宗崇佛事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今上始議除去禁中釋殿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離偶儡亦計不

下千百片言請瘞之草野不得瀆留清禁以永杜其眩
惑之端功德罔極有　旨謂卿說的是朕思此忽聽之
者智曰邪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不欲奉之雖理之將
來必有竊究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將佛骨一切
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
古稱快而萬民瞻仰者也奉　聖旨是便都着燬銷建
按漢唐而下人君不惑于佛者僅僅可數今　上
此舉眞大聖人之所作爲其出于尋常萬萬矣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賊廖六兒等平之澤爲總制
令嚴明賞罰公信先平劇寇麻六兒喻思俸次征內江駱
松祥次討崇慶州范藻羣盜悉平○御史張士隆上疏曰
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劉盜之亂既不之警方且興居
無度聽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于戈于臥內徹夜燕游
外見烟燎內廷大土木權豪競華侈親信內臣取貨于外
又扣軍糧皆名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鄙猥無聞竟之
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守法
御史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機之
畜皆不知也今宜痛懲前弊更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講
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亡之故以表天下寬
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穢之羣廣廈細旃之樂孰與逵
徼凶危之隊不報○陛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卿○上始徵
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
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慴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飭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陛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因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宇也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荅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葷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葷戴金器銀寶藏于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餌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授覆命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上肯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上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丞王廷相爲高陵縣丞

按天和廷相皆以相繼裁抑陝西鎮守太監廖堂遂致怨恨堂遂以原豁諸稚倖合力擠之俱被貶謫時咨處鎮守者閹豎作威甚于虎狼而堂爲尤甚御史既連得罪由是官司無敢與抗民不勝其擾矣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幼孤盡孝母沒未塋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氏人嚴清女鋭兒皆以不受賊汙被殺沐陽學生沈麒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儉爲賊所據奮不顧身直入賊營開陳利害願以身代賊爲之感悟釋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乃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按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

會言宮交章論護衛不可撤諸近幸以爲宏嗾之乃共謀譖宏子　上勅令致仕

命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七月壬虜入寇大同宣府等處軍務

八月朔日有食之○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畧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壇蒲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陝一鶚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回來不來我領羊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鑒以土魯番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乎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馬外遣番夷內逐速賊仍勅諭速壇蒲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師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爲番夷可以利啗遣使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僊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鞭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制者之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之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爲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爲煩擾也卒之彭濟物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賞而已夫惟以利啗足任之矣夫人能爲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閑任

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

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惟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許奏行懇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遍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賊私若于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夢陽以士行有聲冠帶閒住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幾陷大僇汪循日錄謂程篁墩諸人得勢利二字當爲天下第等人愚于李空同亦云然

六月以孫壽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七月授太監張雄父千戶鋭爲後府右都督母落氏贈二品夫人

時雄挾太監高鳳故父贈官例爲鋭陳情乞恩得超授後府猶以支俸爲疑兵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讜勤誠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 詔令鋭帶俸朝參初雄相抱而泣自是遂至濫冒寵恩如此云

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思前吏部書曾孫節行耿耿殆不愧其祖云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按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之受靈寶太宰許進謂邢知州曰吾逢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櫬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誼菴詩集六卷傳行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汪俶日錄曰給事中王君昂明日張胆言天下事屢矣家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以選法劾之　朝廷敬禮大臣不欲以小臣問之章下議貶謫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　朝廷不聽謫丞休寧到任朞月轉推應天王君能不避權貴楊公能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啓介初貶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贈貶數月之間雨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責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孤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府之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遁而士風以頹窳窳忍有奔趨富貴謏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其敢布其愚焉雲

鳳山西和順人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按九邊圖論謂自是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譏嘉靖七年榆林鎮城餓莩幾萬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阻絕糧道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寇迫門庭糧道險遠急卽束手臨時雖帑金如山不可食也況金鹽法已壞飛輓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草束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沿邊糧餉告給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粮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卽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色以備不虞粮匱既足士氣自百倍矣建按輕變舊法自古所患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

即又改粮匆爲折色
作俑之罪烏乎逭

乙亥　正德十年

春大學士楊廷和丁憂去位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放之漢朝凡爲賢相俱由郡守攷之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閱閾之疾苦與人之之練達也我　朝若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王事皆爲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爲定制永世遵行

二月鎮守宣大太監于喜部下軍私乘操馬總兵官郤永杖之喜怒相爭詬遂奏永專權自恣謀爲不軌永辭任且自辨兵部請遣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往勘詔喜永受

命鎮守不能協心濟事乃以小忿訐奏本當重治姑免勘

喜降敕切責永調寧夏而以寧夏摠兵官潘　代之

四月壬戌番酋歸哈密大掠嘉峪口諸夷○調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貶紀大雅仲伯之意以尊寵外戚蘇漢而降之日寖博顧使之預政于紀恃恩而驕橫不自制而顛跋隨之者比比也　國朝禮異戚氏雖極貴寵而例不治事有踰節病民未始不裁抑之故凡姻婭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巍峩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至于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爲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爲賢矣

閏四月召摠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于二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蒲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按番夷貪狡變詐有素而彭濟物乃輕信幸功欲以厚幣啗之贖取城印設矣春秋傳謂以諸夏而親戎狄致

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愚謂彭濟物此舉縱使幸成亦已失中國之體褻　天朝之重況敢冀召禍不旋踵金繒徒棄擲而哈密城池不可復贖貽四夷之笑爲百世之羞乎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任不常夫久于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奸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于此時不能行

李夢陽曰古之良吏久任獲之也漢世爲吏者不長于孫乎凡治朝皆然今之弊官不久任蓋官非良久必貶

故今之官利數遷務爲速了絕途路迎送糜費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姓名去矣猶過客也今又爲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省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省其巡撫都御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

元良哈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六月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王都督桂勇帥師討元良哈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諸勑臣等愚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時籍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　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陛下今遣向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粮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纪何臨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裡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粮運大木二事亦爲阻滯且四

州大盜初息民固未蘇所宜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變殆不可測況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隣時標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體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勑書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囘成命備供等物即令朝貢使臣賫囘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聽○南京六科給事中孫懋等言頃聞御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而反爲喜所誣寧波知府翟唐勤部民王臣不法又爲市舶太監翟瑾所搆經唐俱奉旨逮治臣竊惜之夫喜故違勑旨輕舉燒毀損折官軍其罪大矣陛下置喜不問而獨怒經王臣爲翟瑾用事許取民財姦淫婦女其爲民害甚矣陛下爲臣而獨責唐誠恐自今人人日事諂隨寧忤權臣寧負公朝不敢忤權臣寧負私室　陛下何利哉乞特勑宥經唐還其故秩仍將喜等明正其罪以爲欺罔之戒疏入不報○北虜大入固原平涼等處殺掠而去○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

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
潰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蚕麥不利
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
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簠簋之中必不少此
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
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
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
尾大不掉奈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
卒追所發鈔而以償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敢
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
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
無此一舉

按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爲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錢寧復致仕　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爲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冬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謫前江西按察副使

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爲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之觀望憚發莫敢誰何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隙寇邪干未形勑王自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　朝廷紓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略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二冉經冬朽掠備至幾度死中外莫不寃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寃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黎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

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勑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
摠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撤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
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
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襪寨擒
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阨塞險阻林菁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
山谷性鷙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竝緣爲姦
利故諸苗輒
相煽爲亂

三月內吉起拔開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以其獻有孕女
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按馬姬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之能　上甚幸之馬氏二
門無大小皆賜麟衣大璫皆呼昂爲舅又賜弟太平侯

東　工營從數騎過飲既酬有所召
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疏

東昌府同知何塘再乞致仕允歸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
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
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
習營陳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
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臥起或親搏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
皆賜姓朱氏與中貴張忠盧明泰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
裡擅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撓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

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南國王黎晸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譙管治國事改年號光紹陳暠矛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珣乃黎利曾孫黎利當　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猶未及百年而爲陳暠所弒至　嘉靖初黎惠復爲其臣莫登庸所逐播居清華海濱而莫登庸據有其國僭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瀛改元天正登庸自稱上皇朝廷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總兵計之登庸父子奉表乞降詔立安南都總使司封莫方瀛爲都總管從二品事在　嘉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靖其國復爲下所逐寓至今未定云

五月風霾大旱

六月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都督劉暉率師

禦之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始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　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公足以當之我　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西厓之在內閣貪位戀祿媚附奸權腊韋浮沉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謚爲文正蔽于黨援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之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斯乃攸宜而既沒乃得惠安之謚二者予奪胥失之昔宋

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之爲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朝謚議甚嚴多覆議駁正我朝不聞此矣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虜入宣府

八月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徽河内修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織造太監史宣酗酒作威肆行兇惡且聲言　上賜之皇棍聽其撻死官吏弗問王簿孫錦船戶孫富等相繼斃于杖人心痛憤管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獨與之抗宣誣以稽遲御用下詔獄科臣孫懋等疏救不報○六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言曩者　陛下信任逆瑾播弄威福政刑大壞國勢幾危天啟　聖心與民更始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怠心輒乘如郡守所與共理也則以翟瑮之誣而逮翟唐部屬所以分理庶務也則以劉瑯之誣而逮王瑞之以史宣之誣而逮王鑾甚者巡按御史耳目所寄也則以劉瑯于喜之誣而逮施儒張經道路傳聞又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里圖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嫌怨羅織陷獄果爾則又以鎮守逮兩司矣内外臣工皆欲爲國盡職耳迺以貴幸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于天下縉紳駢首于徙犴向以一瑾亂政于内今以數瑾縱橫于外伏惟　陛下割

塞私愛大明政刑卽乞將王堂韓邦奇下之法司參對公
問使天下謂陛下之不私于貴幸也若史宣者已蒙宪治
天下稱快矣其劉瑯于喜翟瑾等罪惡請通行革退閑住
仍勑諭南京守備并各處鎮守等官務加修飭毋得倣傚
流毒地方官員有罪卽下法司治之毋令旗校驚動天下
庶幾刑政平而人心悅天意順矣不報

冬十月曾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苟寧禦之
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
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
撫甘肅都御史李昱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
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審質留虎都六及撒
者兒于甘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
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率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
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苟寧與戰敗沒九
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
拜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捶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
外結尾剌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按我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徵功誤國耳受戎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徵外去関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絕續舉不足爲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

土魯番挾之以爲邊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爲
功取賞之具罕慎陝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已爲土
魯番肌上肉矣興復哈密之賞方領而奪城池金印之
報繼踵又至矣納幣之使方旋而來曠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許而竟莫能制西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絲毫藩籬之力而反爲西陲
邊冦禍胎且今日邊境剝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
何如大寧河套密邇關陝大寧藩屏京師今皆淪于夷
境爲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于興復哈密不
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爲長策
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
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困吾民以爭不毛之地
爲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 朝諸臣之誤勞費無已
以圖荒遠無益之區以招奔戎之侮下逮嘉靖初王瓊
霍韜諸臣之議猶然乎愚感事憤時深悲中朝將相失
謀故著爲此論至近日胡世寧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
九邊圖論曰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
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
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
之以巢陷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

彼當何爲乎往建哈密以共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哈
密累敗之餘丧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
何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爲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
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歲
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不願
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觀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非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
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
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
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江

廖道南曰遂庵楊公生而隱惠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
爲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
爲編修時值遂庵柄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
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窮頭以故其門生故吏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庵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奬辨給援門
士優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
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
忘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
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
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亹亹大日有中景時有季孟愚
嘗窮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
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
盡耶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
固矣抑觀今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變者寧
不重
有感

命典誥勑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
機務冕廣西全州人

正德十二年

丁丑　十月　上獵于南海子○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臣干去
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
婦掘食野草僵臥呻吟死者枕藉益連遭洪水田地拋荒
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
害非細伏望垂憫勑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
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
賚以惠困窮不報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
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按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二進公卿踰年復進少師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辛未春貴王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滿在告既而稱愈復出典會試益致郡疑干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紀山東掖縣人

五月擢吏部尚書毛澄爲禮部尚書○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幼其擁命遣人納幣上會番後又許增添失信致敵避蠻故也澤剛毅遇事敢爲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閣部大臣及六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巡撫甘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參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爲民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廠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太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濟物固一時剛梗敢

爲之才然經畧略事則寬不爲無過論者不以功掩過不以過輕功可也王瓊當黨附權臣深搆澤罪株連九畸固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謂有功掩過則亦未爲得也近朝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經畧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爲無罪斯言確矣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按嘉靖初楊公一清在內閣亦薦起前大學士謝公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公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

霍氏韜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公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辨惟曰余只効仕去已矣勿論宸濠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辨幼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排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後之他君子曰是時也淺夫處焉未有不悻然激且辨返其罪于楊公也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愚謂梁文康處

楊石齋二事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泰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士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厚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辜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毘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庇念親親毘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駁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儲從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諫

按斯舉也廷臣交疏力諫而不能回梁文康不顯言直諫而托辭悟 王回天之力乃過于諫善哉諫乎匪直納約自牖其妙轉移之機于不言而喻者乎求之于古鮮有其儷州左師觸龍之悟趙太后張良南宮之悟漢高祖似之

七月六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言鎮守湖廣太監杜甫假怖桂流賊爲名奏乞巡歷地方兵部謂不可行陛下特允所請不知甫何以得此況湖廣困窮已極始以待郎韓福之科斂繼以劇賊劉七之擾今水旱交作徭瘴竊發採木之役征調之費譬如人身百病精血已竭倘以善藥猶恐不保況衆毒攻之乎且甫在鎮一年跡其所行不過牟利自殖無補分毫易曰屨霜堅冰至他日鴞懷不軌假名托義以竊兵柄如漢唐叔世者亦將誓之乎餘各省皆有鎮守亦有盜賊或皆援甫例奏牘紛至是甫不獨禍一方又將禍天下矣伏望停罷勑書仍治甫欺詐罪以戒

不忠御史陳良玉等亦言甫欲巡歷弭盜豈知官吏饋遺里胥供張科斂百出適促之爲盜也昔太監廖堂在河南違制聽訣考察官吏而河南盜起流毒至今今甫又欲違制巡歷則湖廣之禍殆未可知　陛下姑順一人而大咈天下之情臣所未喻也疏入俱不報○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邊將江彬輩導也先是屢導　上出宮遊戲遠郊至是遂遠出關外大學士楊廷和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非虜不時出沒爲寇　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爲

奸僞欺蔽妄言親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按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非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宣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燬民屋廬以供爨焉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赴大同又明日薩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餘冬序錄謂當時若無此二異示儆　上意未必回乃知天心之仁愛矣

王守仁督兵攻橋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

巢八十四檛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從千餘流亡復業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儉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諫道非或游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寧來幾何不踊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　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改右副都御史王績撫治郧陽

按績廣東東莞人爲人清介端嚴先是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恤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郧陽時聞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若悉令罷之有分守太監呂震以進珍異行縣禁抑之抽分太監李文縱下虐商人即繩以法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卒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

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爲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進春如常儀○末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藪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庶吉人皆立生祠祀之○賜鎮守浙江太監王堂生祠額并護敕

先是太監劉瑾諷杭民爲已請建生祠既許之堂襲瑾故智復諷杭民以請且盛陳在浙有靖盜安民功下禮部覆奏以見任立碑律令所禁不可詔特許之堂既得請乃擇西山勝地大興土木與瑾祠相望民居古墓多罹毀掘者嘉靖初祠皆没官杭人快之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壙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朔日有食之○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

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内閣草勅廷和等上言詔
言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假設之辭姑以爲戲焉
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　皇上時出
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柰何又復爲此
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名其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
庶徵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稍亂或從此
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
上不省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
踰年果有寧藩之變爲檄正指此爲言

時　上必欲内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
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　上曰
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倒于臣臣草勅是以
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勅齒此劒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
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擲劒而起不復

促草勅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
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
有所王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
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狗兵部尚書王瓊吏部
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泰州等地
方殺掠而去
許氏論曰非虜自永樂稱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
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
火師之後益輕中國時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
輒數萬我軍縻之不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
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紀
無堂堂一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猶有俘斬亦已甚難益

衆寡之勢強弱之形異耳然
日數程不能持久每大舉
不償失即懷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
勢轉橫誅連得利心益款塞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
稱雄黠控位之士徐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
寇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敝之
鎮豈能外寧供饋之擾或小
內憂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七月丙午上復非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
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履懷來保安諸城堡遂旺蹕宣府
初江彬勸　上幸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糜費不可勝
計復董豹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目家東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
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
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其
初以豹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九月戊戌朔旺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都督府
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
肆榜曰官貴子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
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赴者左右
不敢
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宄利
歸于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
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
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奸已
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
定例得 命旨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摠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
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
上在榆林○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摠
督兩廣軍務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都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穌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恟恟時江西
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
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衙門司屬咸赴而諍之修撰舒芬等
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
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士高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
涇兵部郎中孫奉刑部郎中顧棠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
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
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
潮陳九川高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奉顧棠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
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益自橋高四
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
指揮張英者以是爲變故明驗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露刃于胸以妃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
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鯊發充

軍聲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是役也舉朝死諫　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嘉靖初霍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起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鵲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驗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吏當衆執之脫衣冠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刻清班而暮受扞獄剝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褫誅可也乃暮脫扞獄朝列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捽辛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贖則贖勿加笞捶勿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于世教甚非小補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被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倣效成風類以月糧不時藉口動輒譁譟羣起敢行稱亂如陝西之甘肅直隸之保定浙江之温州福建之福州南往往而是若大同之殺參將總兵殺巡撫則又其甚矣似此悖逆之風皆　延平卻武以至遼東宣府雲弘治以前之所無而濫觴于正德始禍于閩而遂橫于　嘉靖尤于遍鎮賊亮履劍置禍患日滋賈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賊亮之禍謀國者可不思所以防其微而杜其漸乎○都御史王瓊書曰福建之軍縱恣驕驁又無征戍之役居則腹民之膏血以供其禍有事反藉民子弟而爲之鬬有司豢養若驕子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鄉笞官吏氣燄所加惟其所欲而後已其始作于延平繼發于武夷繼發于建寧發于漳汀發于沿海諸衛所其間驚

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之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建按我朝衛軍之弊誠有如此書所言有軍不若無軍之爲愈矣愚故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備寫兵于農之意經國者其致思焉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情勑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　上巡遊無已備武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爲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恃寧等金賄屢爲巢穴官師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在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頌以善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　朝廷褒奬以固寵眷差人賫金寶于臧賢處分饋催要且嗾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東部陸完言急去孫燧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　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奉議　陛下不奉也稱昇朝勒政議　陛下不知乎而知其有反謀方絶之與楊廷和俱欲復辟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畧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奬奉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　上將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謂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勑論　朝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義等遂行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顏頤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

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内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画宸濠素慕之與交惟以其子爲儀賓劉養正夙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識緯宸濠寘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客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二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趣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入宸濠汝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太后有密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示令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達及復辦諭明其不可濠曰許達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達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並拘鎖于獄令參政李敬僉事潘鵬特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頴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牖已而馬思聰與參議黃宏俱憤恚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謚忠烈許達右副都御史謚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據庫募兵修戰具奪糧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僕因得爲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議借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爲檄指斥朝廷留其喉心宜春王拱橛内官高銳等守城自以妃勝世子登舟盡奪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寺備都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内薄攻城城上矢石如

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于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殉衆賊遂衰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康九江之破竹人心震動遠近無簡兵不留行直擣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悔復頓兵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鑒祲其魄以爲不義之戒也

逮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三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充軍餘皆死于獄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十攔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齒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嗚呼胡椒入百斛世以爲多也而盛傳之今觀劉瑾朱寧二逆賊贓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赴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趣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遨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徵徽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述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開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

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值文定哨先進那珣從之顏兵奮潰宸濠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及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非上與監押宮言往事卽痛哭且曰昔紂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南京給事中王紀等御史楊必進等言宸濠計不足以謀

召兵不足以制勝實恃太監畢真以爲應援真在江西未踰年而遽有浙江之調正爲今日計耳如先任御史范輅嘗劾宸濠樂官真則擠輅以快其心浙之巡捕者嘗劾宸濠諜者真則釋之以隱其迹舉奏行以釋王疑賞軍士以行私惠又令都史發官軍具器械期三更入候三司官期四更入揖且欲收各城之鑰遂至城中軍民驚懼奔走哭聲動地三司擁兵自衛若非巡按御史張縉破其姦其夜不知何爲也又聞真遣人賫金帛于寧府賀壽驅弓匠十二人羿之今隨從親信者又皆江西之產其初至浙出軍需堆積如山又有周管家者凌虐軍士毒害人民勒取財

物已踰十萬罪惡不可紀極況眞乃瑾餘黨積習已成乞械詰京師明正憲典詔眞已有　旨取回候至日再議以聞○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衛籍其家

按賢以伶人得倖于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于太監蕭敬尚書陸完都督朱寧結爲內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反謀益固至是事覺詞連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盜往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　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

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卽許泰朱暉卽劉暉皆邊將賜姓也　嘉靖張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霍文敏奏議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豹虎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干過舉搖國是干將危讓人成功掩爲已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那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一閱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辨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平宸濠之變勳業益隆　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目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疏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羊有命離職揆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爲學榜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致良知爲說觀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也眞陽根陰陰根陽陽亦非有二也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任氣任神任而僊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全宗僊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妙固次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諸子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累矣信佛老而詆訾程朱反增之命愚夫愚于學部通辨辯

之頗詳志道
君子審之

高儀論曰正德間事余難言之益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有所悔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祐　祖宗之慶澤將以啟中興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漢兆有在也夫守仁凌越險阻削平諸山寇無不合動機宜卓有成笑況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才曷足以當之益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獲與六月十二日之宴則不克即囚耳戡亂之役豈他人所能辯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非天意可乎益孫燧許達之乾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借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　武宗惑于羣小欲棄江西守仁欲爲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于親往邪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況屢有部止何可爲也既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棄軍歸浙之意異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即不如是已豈所謂公孫碩夫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朝廷豹瑞盈廛而守仁之後至一不得蒙麓川安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豢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口盡行殺賣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逋遺云　上之南征也駐蹕保定府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閹醉之酒以爲樂癸巳發保定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城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畧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瑊獻觸緩步　上目之神周因林瑊謂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　上有誤以爲瑊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曰此兩人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盡出所有以獻復取償有司羽鑑以頭觸之遂相忿爭鑑泣訴于　上　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語塞而退癸丑上自

臨清北還初　上之南征也與劉氏有約劉贈以一簪且以爲信過羅溝驛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至臨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　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俱載而南道遏湖廣參議林某者入其舟奪其妾乃行至淮安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爲樂時提督參畫平虜伯朱彬尤橫縱旗牌官老縛郡縣長吏通州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禦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即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矯上旨索民家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壬子　上在清江浦羣臣于張陽第稱賀丙寅　上至淮安郤侍衛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丁酉管掌錦衣衛左都督朱寧于臨清已未至寶應縣漁花光湖至楊州府太監吳經前選民居壯麗者爲總督府矯上旨刷處女寡婦因取其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神州搜括泰州鷹犬大閱諸妓女于楊州撫按官具宴郤之命折價以進癸未漁于議真之新開因視大江命江彬擘察明日幸民黃旨家閱太監張雄守儲馬具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柰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遍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遂計不行○執太監畢真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

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上南廵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見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旣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旣而召守仁守仁卽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安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摘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旣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

張永亦有可取一同楊一清謀誅劉瑾二者保護守仁皆其超越諸臣有也

當之意繼內都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晨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
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
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庚刺掠土魯番
閏八月　上詣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漁于
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
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
焉入書室取册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
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厚有
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
時柩在堂　上臨撫嗟悼之命所從　番僧爲誦經薦福庚
戌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楊州仍寓總督
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旄帳綵
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楊州庚申　上至寶應
復漁于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
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
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戊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
學入取學官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
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

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是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榦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其屍而揚其灰

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今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何襲之于是以大將軍鉤帖令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請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太監商忠杜裕少監羅明秦川趙秀錦衣衛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正僉事等下錦衣獄令司禮太監蕭敬李英開住皆以與宸濠交通也○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胡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幼極貧而天性廉約仕至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酒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尤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崔侍郎銑撰四貞祠記曰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遊起入又進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愒自論者欲司馬之爲宰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大而柜權失自杖斥言官而言路塞自悪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官官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棘夫思亂驕藩俟隙而生心宸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死義嗟夫懿哉若人政奚有底于壞哉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臣建嘗究觀十正德之際而知天意之祚我　皇明于永永也正德間變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之黨亂政無異于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之擾遍及于兩畿山東汴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于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眞藩宸濠之變無異于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于何進召董卓之舊也　武皇帝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遊宴樂荒棄幾無異于秦隋漢唐之季也于乎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　國家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恢我　皇明于不拔乎昭然矣

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按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今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復起爲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是時不復知有市語者謂其舜家宰之辭萬鍾無以加焉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謚文莊

按超遷之法與久任相爲流通相爲補助此識治體確論爲國莫要于此　祖宗朝皆行之成化弘治以後乃漸不然今日惟從事於循資速遷之制誠有如歐陽子所謂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者矣愚嘗感事慨時著其說于治安要議閒閱困知記得此深喜其先得我心惜不及見其全文焉敢摘附部說

大畧
于左

治安要議曰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躡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迺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恍由長史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御史徑陞都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久任也如陸瑜由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陞知府知府徑陞按察使又徑陞通政使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愚謂循資而超遷與久任而超遷此正朝四暮三朝三暮四之說總而言之其爲遲速乘除適均無分毫損益雖與仕者無分毫損益天淵矣正使以損于仕者而利民利國猶當爲之況于仕者無分毫損何憚而不爲耶

二月上不豫寢疾劄房

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疾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也近日聖躬感風疾輒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于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于關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朝夕請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則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及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與張鋭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内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
而誤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内是日傳遺旨諭内外文武羣
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
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
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久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
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
谷大用韋霦張錦内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
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
后命至内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
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衆不答瓊
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
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
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息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
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
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

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
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
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
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
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
稱不便故釐革最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豁達雖屢巡遊而臣民無恐兵革
時起而賦役不煩卹夷侯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
漸之際爲天下得人
竟開太平之治也

奉 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詹淸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
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
也卽正德
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
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箇餘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
財使移之于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移之于餉軍則可
以倍軍之氣而乃藏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
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愚按正德中抄沒權奸貨財狼
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畧見于記載而已二勝
其多其富何啻敵國況合羣奸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
逆黨宸濠臧賢畢貞盧明秦用之籍沒其數又當何如
耶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頃緣
先朝內外奸
人交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
應章奏或遷延沉匿不與聞達或改捏情意肆爲欺罔
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內閣莫或參預六科徒事論
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綱紀大壞奸黨橫行
蓄患邊防流毒海內土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
難屢作賠憂社稷夷如先年劉瑾捏
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
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
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尚賴皇
天眷佑
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幸耳

戊寅司禮太監韋霖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　國門外既受　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咽曰謹受教羣道所經屏絶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藩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漑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異彩分而上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飭蠱亨否再振太祖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　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不責報有底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言至及豪誅閥餽籍惟儲無之平生輕財周急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子孫或不免空乏正德中兩膝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公在霍韜曰梁文康公在權奸宗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迫歸大節則屹不可奪

威武大將軍敕書死不草上秦藩請地片言足之復渾無跡度量含弘或誣公黨宸濠假衛兵公嘿不辨攻訐者益縷縷甚者曰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主坤戍會試取士也亦譏公曰沒公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幾公亦不較御史李鐸誣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誣公甚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今通制也立擬擢鐸天下訴公者皆獲直名公安謗垢終身焉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辨者言官攘危重足偃僂乃思文康公曰公實得大臣體又曰扼相權不中傷士惟公云

建曰梁文康公初業于前論之詳矣公爲人溫良易直沉厚韜晦所居無赫赫名以故一時人未及盡知去後乃致思焉其所難者清節偉量二者前輩官居內閣而貪者惟薛文清今梁文康實與匹休然文清居內閣僅數月文康居內閣十餘年在文康爲尤難也所謂居官廉跡大臣無厚積文康有焉李文達謂楊文貞次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務黜之而後快而文達復躬自蹈之二公稱名相且然俳近日諸人所及當于古人中求之若漢丙吉若唐婁師德若宋王旦若國初夏忠靖庶乎其選矣

論扈從功以表宗臯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餘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宜從簡　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八○諭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即遣司禮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濮伯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

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與國祀事輒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兄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爲皇上所謂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帝不失尊親之孝矣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

訓據古理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廷和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者爲伯叔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敕○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

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佋鉞一舉平定張永攘爲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閒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帝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下劄諭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皇太后廷和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奉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母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

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　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瑤語璁曰慎之大禮況終當行也廷和害浩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既難我也璁唶唶而去

唐而称仲文
在武而不守
文法弟及之
又使之万世之
子孫史未之
人情且为至
當況乱以之
平後之制乱之
聖忘亦未為皆
得心當如是
以大經乃不
是與叔孟甘說
未曾臨敵事
但之推尊而號
為之將未之既入五而三年以前之一而亦為收生
者明者裁焉